

胡亚敏 / 总主编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主办

同时代人： 诗意的见证

魏天无 /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亚敏 / 总主编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主办

同时代人： 诗意的见证

魏天无 /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时代人:诗意的见证/魏天无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4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2-7719-4

I. ①同… II. ①魏…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②诗人—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I207.22-53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2021号

同时代人:诗意的见证

© 魏天无 著

责任编辑:郭志刚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胡 灿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

字数:310千字

版次

印次: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027-67861321



献给我的父亲，诗人、作家魏民
他引我走上诗歌之路

致 谢

本书收录的文章曾刊发于多家报刊，并承蒙各位编辑的支持和帮助，谨致诚挚谢意（排名不分先后）：

《小说评论》特约主持，学者、评论家、作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於可训先生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文学博士、评论家王义军先生

原《星星》诗刊主编，诗人、作家、评论家梁平先生

《诗歌报月刊》主编，诗人、评论家王明韵先生

《汉诗》执行主编，诗人、作家张执浩先生

《江汉论坛》编审、研究员、作家刘保昌先生

《南方文坛》主编，编审张燕玲女士

《芳草》副主编，诗人、作家、评论家李鲁平先生

《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诗人、作家剑男先生

《湖北日报》副刊主编，评论家熊唤军先生

原《长江日报》编辑、编审向必颖先生

《深圳特区报》编辑、诗人何鸣女士

《深圳特区报》编辑刘静女士

武汉大学出版社编辑朱凌云女士

《当代文坛》

《诗探索》

《诗选刊》

《中西诗歌》

感谢张执浩（诗人、武汉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执行主编）、荣光启（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诗人、评论家）、周新民（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学者、评论家）三位作者授权使用他们的文章。



总 序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由湖北省人文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简称“批评中心”)组织编撰。作为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参与和推动湖北省的文化建设是“批评中心”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湖北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深厚的革命传统,如今又是教育和文化大省,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关注湖北的文学活动,推进湖北文学和文化的健康发展,是出版这套丛书的主要缘由。

关于湖北文学的研究,不少人已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的这套丛书将有所拓展,力求从历史和多维的角度对湖北的文学文化活动做深入研究,形成自身的特色。对湖北文学的新发现和再认识是本丛书和“批评中心”的重要任务。在研究对象上,本丛书既注重大家之作,又不偏废对新生代优秀作品的推举;在研究范围上,本丛书所关注的不仅是小说,也包括诗歌和影视剧作,随着文学边界的拓展可能还会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学和文化活动领域;就研究角度而言,本丛书既有宏大的政治叙事评论,又有从生态、性别、伦理等角度的切入。同时,我们还发现,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湖北籍作家的创作成就远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本丛书将不囿于湖北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学活动,而是从当下向历史深处延伸。即将推出的《刘醒龙文学创作30年回眸》、《小说林中的动物——李传锋小说研究文集》、《湖北青年作家评论集》、《同时代的人:诗意的见证——湖北诗人诗歌评论集》、《张光年文学研究资料集》正是实施这一设想的部分成果。

毋庸讳言，如今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问题：一是文坛上批评声音偏弱，批评甚或变成捧场；二是批评理论与文学创作脱节，两者成为不同道上跑的车，各走各的路。改变这种创作和评论的龃龉是本丛书的又一任务。我们的批评将立足创作的大地，细读文本，切实研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时，本丛书将通过对研究对象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对当下创作的评论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翔实的史料。如《张光年文学研究资料集》就是在张光年家属的全力支持下对其文学活动的全面整理，其间获得了一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包括部分未公开发表的重要佚文。《小说林中的动物——李传锋小说研究文集》则附有作家生平、作品、评论、年谱等。这些资料为将来湖北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本丛书不是材料的堆砌，追求理论的先导性和深刻性是它的又一目标。我们力求在从容的分析和阐述中表达出一定的学术见地，展示中国学人的思想与智慧。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古罗马文学批评家贺拉斯曾打过一个比喻，他把文学创作比作“刀子”，把文学批评比作“磨刀石”，“磨刀石”虽然“自己切不动什么”，但却“能使钢刀更加锋利”。这里，我们也将本丛书的编撰定位为“磨刀石”，希望通过批评的切磋，使湖北的文学创作这把钢刀更加闪亮。

经过近30年的建设，“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已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才，其中既有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又有国内崭露头角的小说评论新锐，并且不乏诗歌评论的专家和戏剧影视研究的学人，可以说“批评中心”具有整体的学术优势。本丛书的编写者主要是“批评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又共同关注湖北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通过这套丛书的编撰，“批评中心”不仅实现了多学科的交流和合作，而且通过“文学批评”这个与中国当代社会有密切联系的领域，将高校的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参与湖北乃至中国的文化建设，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本丛书即将面世之际，我们要感谢湖北省委宣传部和湖北省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感谢各位编辑

的辛勤劳动。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出版社社长范军，这套丛书正是在与他的商议中孕育的，他以专业精神和学术眼光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最后我们要感谢的是“批评中心”的同仁，本丛书的编写浸透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使本有点散淡的我决心来做这套丛书。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书中的瑕疵有待进一步完善。

湖北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人才辈出，我辈当格外珍视。相信湖北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强强联手将会推动湖北文学走向新的繁荣！衷心希望湖北的作家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苍生的好作品来！

胡亚敏

2016年2月10日

目 录

辑一 从《美声》到《宽阔》

为生活招魂	(3)
庸常生活的诗意何在	(6)
张执浩诗歌论——兼论当前诗歌写作中的几个问题	(9)
时间到了，请掉头	(20)
迎面遭遇诗人小说家	(23)
诗人小说家笔下的“观念”与“诗意”	(26)
不可比较的比较：诗歌与小说	(34)
为那个值得竞争的目标	(42)
在时代中捶打时代，在人群中出离人群	(44)
抒情者：在阳光与阴霾之间	(64)

辑二 守望与见证

“如今我要沉默”：唯美诗人的象征森林	(73)
迷途的沧桑与宁静的守望	(79)
“他走着，仿佛夜色朦胧……”	(82)
日常的偶然，或曰坚忍与温暖	(90)
疼痛中的拯救	(95)
“旋转的镜面”与“途中的美学”	(98)
以诗为诗：网络诗歌的“反网络”倾向及其特征	(108)
世间最深的寂静，都在文字里	(116)
黄石的爱情	(120)
清凉雄风缘楚地	(123)
“如果你来过……”	(127)

辑三 词语复活

南野：在时间的前方	(139)
柳宗宣：“一列记忆火车”	(142)
鲁西西：“星星存在的可能性”	(147)
川上：“在沉默着的怀抱中的水静静地流”	(155)
黄光辉：听那坚忍与沉默的诗篇	(168)
哨兵：这不是想象，是幻觉	(173)
懒懒：“朝着接近天空的位子漂移”	(176)
余秀华：为了爱，施予爱	(184)
谈骁：现在是“恩施时间”	(188)
阿海：“在这人间的伞钩上”	(195)
或者，还会有另外的一切	(205)
札记：散淡的生活，悲凉的年代	(209)

辑四 对话与问答

民间在哪里？	(215)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心平气和地说话？	(222)
“写作是抵抗心灵钝化的武器”	(237)
答《中国诗歌调查》问卷	(249)
答外滩艺术计划——诗歌船“问卷调查”	(256)
答《长江商报》记者问	(260)
答《优良》杂志记者问	(268)
《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研讨会暨新书首发式发言纪要	(271)

辑外 批评的批评

真正独立的人——魏天无导读	张执浩(301)
善良的手术刀：魏天无的文学批评	荣光启(303)
魏天无诗歌批评述评	周新民(315)

后记	(317)
----------	-------

辑一 从《美声》到《宽阔》

这么多年了，你隐忍诡秘，你风霜雪雨，你满脸尘灰寄寓在没有屋檐的城市的高墙下，就是为了替许多魂魄渐散的人活着，让诗歌开口说话。让纸在焚烧中上升，让字在压榨中迸出汁液，让风在风中止息，让黑暗在黑暗中淘洗，让记忆在记忆中剥去虚妄的外衣。

为生活招魂

多少年来，我也为我话语中的南方方音而羞愧。我竭力模仿普通话，在几近乱真之时，却遗失了太多普通的事物和情感。而今夜，在突然而至的寒雨中，我听见了一首诗中夹杂的辽阔而富庶的江汉平原上繁衍的土音。我想起童年，炎热的乡村的夏天，在门前屋后的池塘和护城河边瘫坐的女人。她涕泪交加，痉挛不已，声若游丝，为溺死其间的幼儿招魂，让还在泥土上奔跑的我莫名地放慢了脚步，忧心忡忡。

《美声》带给我一种久违的震惊之感，近乎奢侈。作为青春期诗人的一种抒情范式，“美声”早已被诗人予以断然的否定，他要让春天径直开出春天的花，让生活裸露出光怪陆离的身躯。但是现在，有幸存活了三十年的儿子为病逝的母亲“哽咽着吟唱”，他不得不再次趁着夜色逃离城市，回到记忆开始的那片黑松林。他压抑着悲恸，清洁着心灵，修饰着词语，让诗歌成为一座大俗大雅的殿堂，供奉那些高贵圣洁的灵魂，承担他已经和将要承担的一切，像一生蜷缩在城市的心脏的费尔南多·佩索阿，“我要焕然一新，我要生活下去，我要向生活伸出脖子，承担轭套的巨大沉重”^①。

我惊诧于诗人蓦然回首间对于时光流逝、人生几何这一古老而沧桑的命题的慨叹和颓唐，这是不是每一位成熟而睿智的诗人迟早都会踏上的一面断崖？是不是每一个人，在与时间展开的不计长短的障碍赛跑中都会遇到这样一道难解之谜，而写作者被强行要求必须做出自己的回

① 费尔南多·佩索阿：《雨》，见《惶然录》，韩少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答？有多少种所谓的生活曾被诗人草草地写下来，拖进“公文包”中留待检索：童年，温情脉脉，率真任性，犹如甜蜜的糖果，毛茸茸的雏鸡，运送阳光的蜻蜓，越堆越高的浑圆的苹果，在成长中把自己惊动的小女孩；少年，背叛的启蒙，空洞的梦想，伴随着隐秘的胡须和拱出的喉结，口袋里卖橘子皮和铜丝而积攒的可怜的硬币，虎牙和粉刺，跟着一段锈迹斑斑的废弃铁轨走向“别处”的生活的莫名冲动；青春期，他进入大学，似乎开始全新的生活，轻易盲目地挥霍了激情，在现代派中寻找灵感，对一点点技艺沾沾自喜；青春衰退期，像一只在城市丛林里迷路的信鸽，他丧失了自我，站在自己和生活的对面，在镜中生活，在孤寂的暗夜里磨牙，在一切病态的世相中满面潮红。而现在，中年的他已老态龙钟；不是这么早就开始了回忆，而是这么快，时光之刺就扎入了心脏，逝川之水已然没过头顶，留下几根稀疏的白发漂浮水面。他如此天真地幻想着重返哺乳期，重新擦拭和修改行走过的路线，却已衰老到颤抖的手拿不起轻若棉花糖的橡皮。他开始了神经质的不停地追问：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当中，我们才会一如既往地对生活这般陌生，这般无力？是不是生活本来就是回忆，而写作必须保持和它同一的高度？是不是每一个个体，在遭遇到一生只有一次的震惊的时候，才会更深地觉察到生活和生命的琐屑、卑微，才会双膝跪地，把头插进泥土号啕哭泣，才会彻悟当纸片化为火直至灰烬，那纸上你写下的怎样的诗，才能让不识字的老眼昏花的母亲在半空中，双手伸开，默默吟诵——

母亲啊，你能去哪里？

上天需要云梯，下地需要挖地的力气

你能去哪里？

我仿佛看见你沮丧的表情，麻木，迟钝

这不只是为亲爱的母亲招魂，诗人，你当为所有卑微、琐屑而又伟大、高贵的灵魂——你自己——招魂，你当为孤寂、落寞而又执拗、坚忍的诗歌——这个时代节节后退的精神的最后和最坚固的屏障——招魂。这么多年了，你隐忍诡秘，你风霜雪雨，你满脸尘灰寄寓在没有屋檐的城市的高墙下，就是为了替许多魂魄渐散的人活着，让诗歌开口说话。让

纸在焚烧中上升，让字在压榨中迸出汁液，让风在风中止息，让黑暗在黑暗中淘洗，让记忆在记忆中剥去虚妄的外衣。

这么多年了，诗歌背负了太多的情感，而最素朴最纯净最真挚的那一种，被丢到了哪里？当发自内心的东西无法激起内心的回音，我们是否需要看一看自己的内心是否已杂草丛生，是否已笼罩着沙漠的阴影；我们是否了解，内心的或“个人的口吻”本自独特，为每个人所有，因而具有某种普遍性，刻意追求只是舍本逐末，离本原的内心越来越远。我甚至吃惊地在《美声》中听到了“i”“in(ing)”“en(eng)”交织的自然流畅的韵律，这似乎是诗人的诗篇中绝无仅有的。这些雕虫小技，这些陈规滥套，如同诗人意识中的“别处”的生活一样早经驱逐和颠覆，为什么下意识地在这首诗中得以新生？我想起让·斯塔罗宾斯基说：“诗的效果越是不经意追求，则越是动人。它来自所处理问题的重要性、探索精神的活跃和经由世纪之底通向我们时代的道路的宽度。它来自写作中的某种震颤的和快速的东西、连贯的完全的明晰和一种使抽象思想活跃起来的想象力。”^①此话虽是针对“批评之美”而言，却“与诗的成功相若”。我只能说，《美声》预示着诗人的写作已经进入了“还原常识”和“回到内心”的阶段；而在许多固执的诗人身上，创见或刻意寻觅“不同”仍然是推动他们写作的力量。用不了多久他们也许会发现，我与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所经历的并不比他人丰富；我所体验的也并不比别人更深。生活是一种常识，不需要太多的诡辩和争吵。诗歌，如同诗人张执浩曾经指认的那样，从“大于一”到“归于一”、“止于一”；如同佩索阿所相信的那样，“写下就是永恒”^②。

2002年3月24日

汉口真无观

① 让·斯塔罗宾斯基：《〈圆的变形〉序》，郭宏安译，见郭宏安《让·斯塔罗宾斯基：目光的隐喻》，《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② 费尔南多·佩索阿：《写下就是永恒》，见《惶然录》，韩少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页。

庸常生活的诗意何在

诗人写小说在今天已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谈资，津津乐道于诗人小说中的“诗意语言”在我看来要么是出于对诗歌的无知，要么是出于对小说的误解。一来，诗人写小说并不是要展示他在诗歌方面的能耐，他要应对文体转换的种种困难，“诗意语言”并不能构成小说本身。二来，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诗意语言”其实指的是古典诗歌的意境和韵味，如20世纪80年代何立伟的成名作《白色鸟》所呈现的那样，而这与80年代末期之后诗人对诗意的理解相去甚远。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诗人凭借什么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因此，我们很难精当地解释当诗人加入小说写作的行列，其优势和不同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张执浩自称是“日常生活奇迹的发现者”，他用这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小说时，已不是那个置身于生活之外引吭高歌的青春诗人，而是隐身于生活的厚重帷幕下四处刺探秘密的城市速记员。他最早的一批以蟹居城市的小人物（例如马太）为主角的短篇小说基本属于这一类，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当作家自以为发现了他们在庸常乏味的日子里的荒诞怪异的想法和举动时，脸上露出一丝丝窃喜。不过这还不是那个越写越好、也越写越慢的诗人张执浩的形象。我觉得，2002年是他写作的另一个重大转折，这个转折可以归因于他挚爱的母亲的离世及由此引发的震恸和打击。我们在他的诗和小说中几乎同时目睹了这一切。似乎直到那一刻来临，他才彻悟“日常”二字的含义，放弃了对碎片式生活中所谓“奇迹”的热衷和追索。

是的，当张执浩走到镜子的背面，他也许突然发觉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奇迹，没有荒诞不经，也没有不可理喻和无法接受。没有什么是你不